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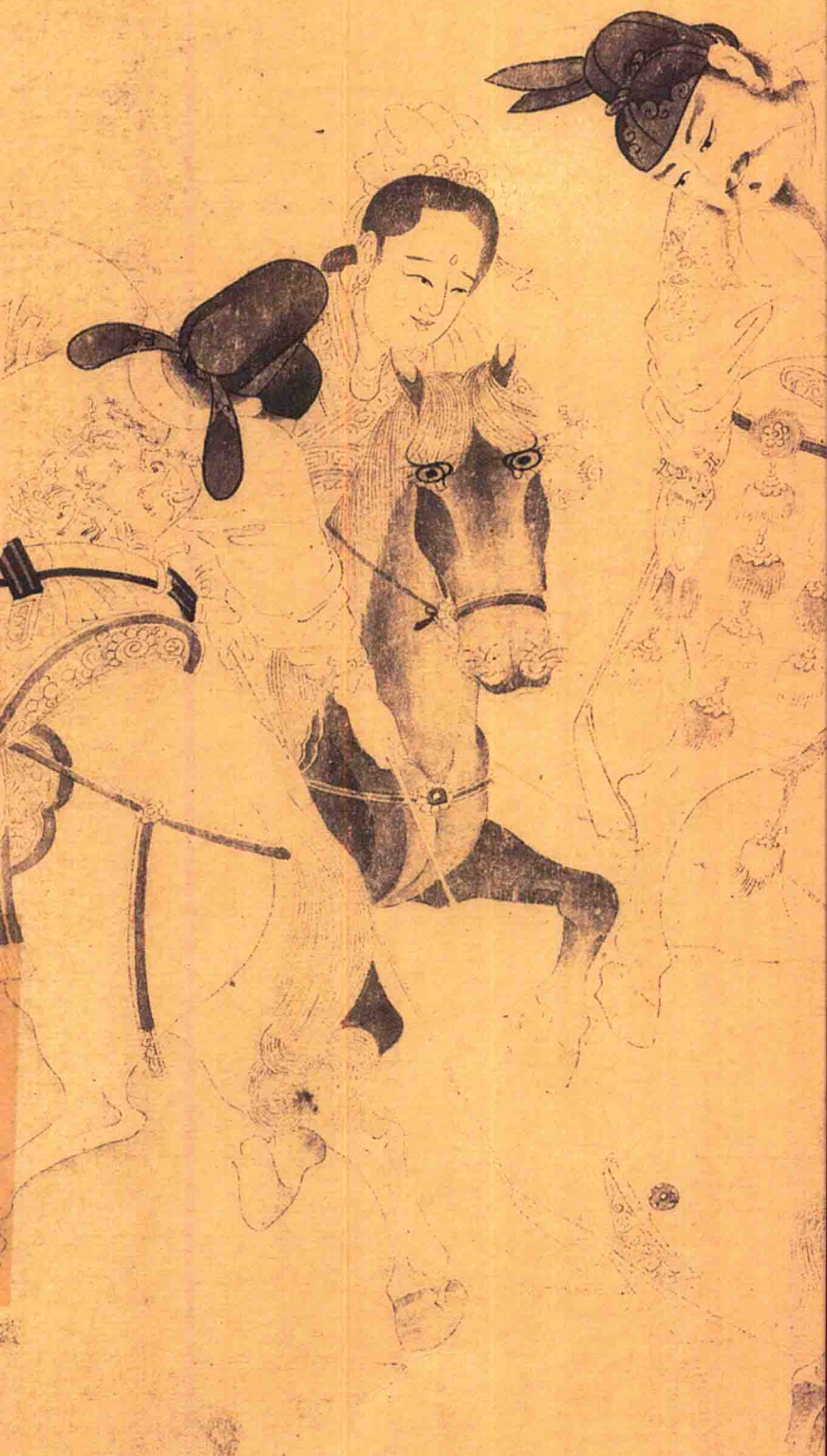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年度盛宴
人文华夏气象万千

2017
中国
中篇小说
年选

谢有顺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2017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谢有顺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7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 谢有顺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8583-1

I. ①2… II. ①谢…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761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欧阳蘅 李珊珊 蔡 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丛书篆刻: 朱 涛
书名题字: 陈以泰
封 面 图: 宋 佚名 明皇丢球图

书 名	2017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2017 ZHONGGUO ZHONGPIAN XIAOSHUO NIAN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2.25 1插页
字 数	400,000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

(代序)

谢有顺

近年来，随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和社会语境的变化，文学的面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小说为例，重视内心勘探的作家越来越少，大多数作家都热衷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以取悦这个时代的阅读口味。于是，小说的情节越来越紧张，悬念一个接着一个，但叙事明显缺少舒缓的节奏和写作的耐心。湍急的小溪喧闹，宽阔的大海平静。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既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急的地方，也有舒缓的地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从容、优雅而大气。比如，传统小说常常穿插进来写一桌酒菜的丰盛，一个人穿着的贵气，一个地方的风俗，这看似和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这些描写的背后，我们会发现作家的心是宽广的，叙事是有耐心的，他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人，而是引导读者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

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跟这种叙事耐心的失去有很大的关系。风景描写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它的背后，其实关乎作家的胸襟和感受力。二十世纪以来，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我以为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在鲁迅的小说里，寥寥数笔，一幅惆怅、苍凉的风景画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像《社戏》《故乡》这样的篇章，已经看不到鲁迅惯有的悲愤，而是充满了柔情和悲伤。沈从文的小说也注重风景的刻画，他花的笔墨多，写得也详细，那些景物，都是在别人笔下读不到的，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在发现。像他的《长河》，写了农民的灵魂如何被时代压扁和扭曲，原本是可以写得很沉痛的，但因为沈从文在小说中写了不少“牧歌的谐趣”，痛苦中就多了一种凄凉的美。他们的写作不仅是在讲故事，而是贯

注着作家的写作情怀，所以，他们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多见的抒情风格。我非常喜欢鲁迅和沈从文小说中的抒情性，苍凉、优美而感伤，这表明在他们的笔下，一直有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他们写作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当代的小说为何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

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和阅读经验写作，也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作家的感官一旦向外面的世界关闭，写作成为脱离生活实践的观念写作，他们笔下的世界，就一定是静默的、单调的。中国小说跟着潮流、市场走了多年，到今天，可能又得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寻找出路。比如，感觉的活跃、感官的解放，对于恢复一个生动的小说世界来说，就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但凡好的小说，都是有很多实在、具体、准确的细节的。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感官世界的参与，就不容易写得有实感。很多人喜欢《红楼梦》，不单是喜欢《红楼梦》里那种感情理想，那种寻求爱情知己的决心和信念，也喜欢《红楼梦》所写的实感层面的生活。食物的香味，人物的神采，器物的光泽，场面的气息，曹雪芹都写得活色生香。作者那高远的精神，并不是悬空在小说中的，哪怕是喝茶、喝酒、洗手、换衣服这样琐碎的事情，曹雪芹写起来也都有不同的情趣，不同的细节表现。在《红楼梦》的感官王国里，简直可以按照声音、颜色、气味、形状、光泽等分类，对小说中的事象做专门的研究，也可以根据茶、酒、饭食、点心、钱物、器具等分类，对小说中的物质进行分析——没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手和脚、头脑和心肠的参与，怎能成就《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有时候，一个实感意义上的传神细节，就能够将作家要表达的甚至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刻在读者的心里。鲁迅的小说不多，为何大多能让人记住？就在于鲁迅有很强的刻写细节的能力。他描写了很多底层的被损害者的形象，他对这些人物的生活，有观察，也有感受。他写祥林嫂的出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一个被生活摧残到毫无生气的人，就活画在了我们面前。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有一个破碗，但鲁迅要强调是“空的”；她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但鲁迅要强调“下端开了

裂”。通过这些细节，这个“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人就呼之欲出了。鲁迅写孔乙己，也是充满这些有力量的细节的，他说孔乙己“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时，不忘加一句，“他满手是泥”，这就表明孔乙己是“用这手走来的”，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因着鲁迅的感官在写作时是苏醒的，他笔下的人物，寥寥数笔，就活了。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笔墨。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很多小说，都是消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实感生活的层面越来越缺乏生机勃勃的感受，在细节的雕刻上，有个人风格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风景描写、细节刻画方面的匮乏，是指着小说的物质外壳而言的，它表明作家的感官视野需要进一步打开；此外，从内在的精神建构上说，当代小说的灵魂视野也需要有一次根本的扩展。

在经验的层面上，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

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①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

①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越来越阴沉，慢慢地，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出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那些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几个是写到了灵魂深处不可和解的冲突？为现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所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很多的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作家们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就被欲望叙事所扼住，他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困境。欲望叙事的特征是，一切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获得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唯独灵魂叙事，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就是探究那些过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因为这些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只有勇敢面对这样的根本提问，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文学才能称之为是找灵魂的文学。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①确实，作家如果没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学所刻画出来的灵魂就肯定是单薄的。

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

因此，当代小说要发展，我以为要着力解决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恢复一种感受力，接通一个更广大的物质视野；二是如何从一己之私里走出来，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我把这两个问题，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把它归结为是从密室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变迁。所谓密室写作，它

① 木心：《琼美卡随想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这也是张爱玲的写作和鲁迅的写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细节的偏爱（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如她喜欢听胡琴的声音，“远兜运转，依然回到人间”），以及她对苍茫人生的个人叹息（她说，“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都可以看作是她的密室写作的经典意象，她确是一个能在细微处发现奇迹的出色作家。但比起张爱玲来，鲁迅所看到的世界，显然是要宽阔、深透得多。尤其是在《野草》里，鲁迅把人放逐在存在的荒原，让人在天地间思考、行动、追问，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没有路，也不愿停下进发的步伐——这样一个存在的勘探者的姿态，正是旷野写作的核心意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以鲁迅为顶峰，而非由张爱玲来代表，我想大家所推崇的正是鲁迅身上这种宽广和重量。

从细小到精致，终归是不如从宽阔到沉重。关于这点，王安忆有一段精到的论述，她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①中国小说推崇张爱玲多年，从她身上一度获得了很好的个人写作的资源，但相比之下，鲁迅所开创的在天地间、在旷野里、在现实中关怀人的道路，如今却有逐渐被忽视的倾向。这也是很多人对当代小说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

从密室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变迁，其实就是要提醒中国作家：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灵魂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注视“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存在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也就是说，一

①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解放日报》2000年11月29日，第4版。

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外，还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

这或许就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真实现状：一方面，细节的虚假、感受力的僵化，正在瓦解小说的真实感——所谓的虚构，正在演变成一种语言的造假，而虚假导致文学成了无关痛痒的纸上游戏日益退出公众生活，文学的影响力不断衰微；另一方面，不少作家还沉迷于密室里的欲望图景，无法完整地写出人类灵魂的宽度、厚度，写作也无法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做证，相反，它成了现代人精神颓废的象征。

要突破这两方面的困境，我想，当代小说需要有感官视野和精神视野上的双重扩展。作家们的感觉力在钝化，心智不活跃，文学世界就会变得苍白、单调，因此，韩少功说：“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① 另外，从密室走向旷野，表征的是作家灵魂眼界的开放，它是文学重新发出直白的心声、重新面对现实发言的精神契机。中国小说经过了这十几年欲望话语的激进实践之后，现在正向灵魂叙事转身——这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变化，而文学正是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前行的。

^① 张彦武：《韩少功：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1日，第12版。

目录 contents

谢有顺	代序 / 001
彭 扬	故事星球 / 001
张悦然	天鹅旅馆 / 048
蔡 骏	猫王乔丹 / 083
叶 舟	雄鸡一唱 / 125
李宏伟	欲望说明书 / 164
林那北	双十一 / 201
普 玄	老孩子 / 226
雷杰龙	战象 / 272
郝景芳	长生塔 / 287
鬼 金	啊，荒野 / 319

故事星球

彭 扬

阿信仆街了。他是真的仆倒在大街上，两眼跳星星，下巴磕出声，手里抱着的劣质纸箱在空中翻滚，里面的文件纸像白羽，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他痛恨脚下——雪豹公司高而蠢的台阶。入职第一天，他就在让人奔赴法场、接受审判般的台阶上摔了个跟头，就好像注定他会以这样的姿势离开这里。

在瞬间爆炸的黑暗里，神秘的一生记忆并没有闪电回放，六个半小时以后女朋友的分手电话也没有丝毫预警。此时此刻，阿信甚至懒得动弹，面朝黄土背朝天，昏死似的趴在地上，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张被岁月的海浪冲击得肥胖松垮的脸。

正是这张脸，笑容可掬地将阿信迎进雪豹公司的工位上；也是这张脸，在他凌晨加班偶尔闭目养神的时刻吐沫横飞、厉声呵斥；当他彻夜撰写的提案上交以后，当然也是这张脸，当仁不让地把作者名换成了自己去向 CEO 邀功领赏。然后，这张脸回到了它的居所，像一只穿西装的牛蛙，瞪着圆得不可思议的眼睛，坐在办公桌前窥视着玻璃窗外的办公区，门口挂着牌子：新媒体部总监。

面试时，阿信被考官形容为年轻的创新者，可一年后，他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颗生锈的螺丝钉。当他真正地写出一份创新策划时，部门的小姑娘们拍手叫好，可执行日一到，她们的双手顿时像是从电脑键盘里长出来，双眼与屏幕保持着毫不间断的电流交汇，空格键的敲击声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猛；每周的例会上，面对旧迹斑斑的选题方案，他一如既往慷慨陈词，换来的却是部门小伙子们潜伏的敌意，特别是身为某位高管七大姑侄子的提案者，因为阿信的新方案比旧方案需要的工作量更多、更重；一个新的项目启动了，阿信觉得可以大显身手了。需求决定形态，他想。于是他走街串巷调研市场，却在上班迟到五分钟，引来“牛蛙出洞”，总监的嘴巴火舌四蹿：“现成的项目模板不知道用啊，罚钱！”周围的寂静中，阿信却听到了人群中心花怒放的声音。

阿信有一个理论：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但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群比自己还笨的人创造出来的呢？他站在选择的路口，站在一块“别总想着去打破规则”的霓虹标语牌下踌躇良久。然后，阿信对那句亘古忠言比了比

手指，说了句：“去他妈的！”昂首阔步地走过了脚边的黑洞——这个黑洞在遥远的天际曾经美丽得让他向往，当他靠近一瞥，才发现这是吞噬一切精力和想象的危险墓场。

辞呈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总监邮箱里的。

拍拍裤腿，让尘归尘土归土。阿信直了直身板，把零散的杂物捡起来。他回望了一眼雪豹公司的 LOGO，它闪烁着刺眼的叹息。未来就像一张没有底面的纸牌，他转身迈步，向路的尽头走去。

回到合租公寓，阿信在房间角落的沙发上伸展四肢。巨大的疲劳一拳将他打到梦境的谷底，直到日落大街，阿枝的电话才敲开现实的大门。他们在一起两年。一半的时间，他们是大四毕业生，另一半则是社会新鲜人。只不过，阿枝一心想着去美国读研，毕业了仍在一所语言学校读书。雅思考了两次，这次八九不离十，她决定回家去见见父母，小住几日。和以前的任何一次一样，阿枝没有对父母提过阿信哪怕只言片语。

电话照例从异乡一段徒有其表的关怀开始，但这一刻，阿信有些当真了。他告诉了阿枝辞职的事。停顿只持续了几秒钟。

“下一家公司找好了吗？”阿枝问。

“没有。”阿信答。

“简历已经投了吧？”

“没有。”

“想好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吗？”

“没有。”

听筒鸦雀无声。

更久的停顿后，阿枝的声音高扬，像是蘸了芥末，说：“你这是裸辞！”

“是。”阿信答。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没考虑过房租，没考虑过存钱，也没考虑到我们的未来吗？我想，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电话挂断了。

阿信想起来，有一次下班早，他提前去语言学校接阿枝的时候，看见她在教室的后排把头靠在了旁边一个高个男生的肩膀上。后来他每次去，总能看见他们站在一起，并保持着生硬的距离。如果未来是指用愚蠢蒙上自己的眼睛，然后挥舞手臂，假装兴高采烈地去欢送阿枝和她即将赴任的后备男友共度美国的恋爱时光，那么，阿信确实没有考虑过。

他明白，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是分手的原因。

花了点时间，他把不多的衣物归置到行李箱。他紧握拉杆，在房间里站了



很久。

离开前，阿信看到木桌上放着一面金色的化妆镜。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拿着这面镜子，精致地坐着，镜面里只有各个角度的自己。一个晚上，当时的前男友胡搅蛮缠，冲到阿枝的宿舍楼下大吵大闹，阿信二话没说就冲了上去。阿信狠狠地揍了对方，也被一个啤酒瓶砸出了一脸血。此刻，他嗅到了那些暗红色的炙热气味，又打开背包，把一张存了一万块钱的借记卡放在了化妆镜的旁边。

“这是要出远门啊？”隔壁的室友贴着黑泥面膜，在阿信锁门的时候伸出头来询问。

阿信没言语。他拼凑出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然后关门离开。

大体上，阿信是个能做计划的人。但裸辞和裸分这两件事，确实在他的计划表之外。他并没有想好接下来要去哪里，只是提着旅行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潮。他只是想，在第二天阿枝回来的时候，他还能维持独处的状态。

走进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7-11”便利店，他打开钱包，里面仅有七块五。他扫了眼琳琅满目的货架，然后买了三块关东煮里的炸豆腐。他坐在窗前的简易餐桌旁，一口一口，等太阳悄无声影。

街道的夜灯亮起不久，老妈来了电话。

“最近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阿信答。

“工作也挺好的吧？”

“挺好的。”

“阿枝也挺好的吧？”

“挺好的。”

“没钱就跟家里说，别磨不开面子，要把自己照顾好，听到没有？”

“嗯。”

阿信找了个赶报告的理由，赶紧挂了电话。因为眼泪已经顺着下巴，滴落在豆腐汤里了。

他觉得困，便趴在桌子上。黑夜就在他身旁走开了。

阿信去敲大福房门的时候，是早晨五点半。大福睡眼惺忪、光着肉膀、裤衩下垂地开门迎客。见阿信提着箱子，他一激灵，醒了。

“这是演哪出啊？”

“分了。”阿信说完，拉着大箱子进屋了。

大福愣了一下，关上门，提裤衩，赶紧跑到阿信前头，把他带到自己房间。

“不是挺好的嘛，怎么分了？”大福把双人沙发上的电玩手办和编程教材移

到地板上，回头瞥了阿信一眼，闪电般地转头继续收拾着：“这几天你就睡这儿吧。”

“今天不行。”阿信把箱子推到墙角，倒在散发着余热的凌乱木床上，说了句，“我得睡床。”

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

阿信做了一个凌乱混杂的梦。这个梦交织着他和阿枝的闪亮时光。他也梦见了大福。大福并没有愧对大学好兄弟的头衔，带他上天下海，在游戏世界里横扫群魔。他还梦见了老妈，但她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转身消失了。

上午十一点刚过，阿信就被迫醒来了。一阵浮夸的说话声从隔壁房间传来，像坏掉的机器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重复着即将爆炸的话语。

大福上班去了。枕边有张字条，字迹横七竖八：“冰箱里有吃的！”

阿信坐起身，揉揉眼，环视着一个软件工程师的房间。到处散落着书和光盘。电脑没有关，屏幕凶神恶煞的怪物屏保正在盯着自己。他想想白白胖胖的大福，实习和就业都是在非著名电商——小豆公司当码农，虽然早出晚归，但日子也还算风和日丽，不像自己这么“作”。

下了床，阿信要去厨房找吃的。他穿过这套三居室的走廊，路过淘淘的房间。

“宝宝们，礼物刷起来！么么哒。”

就是这个声音反反复复，凿穿了墙壁，一次又一次挤进了阿信的耳膜。淘淘带着仿制的印第安鹰羽冠，肩上披了一件五颜六色的方格毯，脸上画着红黄蓝三道横杠，鬼哭神嚎地在手机摄像头前唱着《捉泥鳅》。他的房间被怪异装点着，离奇的道具随处可见：美国队长的盾牌、吸血鬼的尖牙、水手服、长兔耳和鸵鸟毛一样的神秘坨状物。但在手机能拍到的背景里，他精心布置了挂画和假花，仿佛一片奇葩丛生的南美山林。

“嗨。”阿信无精打采地打了招呼，“忙着呢？”

淘淘转过头，摇头晃脑地说：“知道你睡着，都不敢去吵你，晚上咱兄弟一起撸啊撸！”

阿信苦笑了一下，随即往厨房走去。

打开冰箱，一股夹杂着酸臭腥和淡果香的气味扑面而来，让阿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拨开长毛的香蕉、湿漉漉的胶卷和一盘发黑的面，终于找到了几个冰冷的生煎包子。他拿出来闻了闻，感觉气息相对正常，便接二连三塞进嘴里，又灌了几口冰牛奶，阿信的胃终于好受一点了。

坐在地上，背靠白墙，阿信想起最初见到淘淘的样子。那时阿信还没有领略淘淘内心的狂野和奇特，怎么看他都是一个清秀高挑的大四毕业生的样子。虽然他念的是另一所大学，但这个陌生的合租室友很快就在英雄联盟的组队打

怪中，和阿信与大福建立了革命战友的情谊。

淘淘学的是市场营销，但并没有找工作。他的脑子很灵光，知道未来世界的中心是手机，就当网络主播。他的直播风格看起来就像一部用力过猛的邪典电影，但还是有不少忠实的粉丝。他会去热搜榜上搜刮最新的热点，融入他话痨一般的表达中，用这些话题当原料，驱动粉丝的笑点。一个月下来，虽说人气不及一线主播，但大几千块还是能挣到的。

除了时不时和突然冒出的黑粉在虚拟的角斗场激烈掐架，日子也算是自足舒坦的。他就一直这样没心没肺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兴高采烈地跑。

整个下午，阿信就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平淡的日光让他觉得恍若隔世。一夜之间，他就从职场小鲜肉变成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一个没工作、没女友、没住处的“三无人员”。他并不适应，这并不是失恋的肝肠寸断——或者说他早已透支了这种痛苦，疼得只剩下静静的凝视——而是一种奇异的虚空。过去的一切以光速远离自己，此刻他正站在宇宙尽头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废弃的加油站里。

阿信拿出手机，看看工资卡上的余额，算上未结的酬劳，还够撑上两个月。白吃白住向来不是他的作风。不过，至少他可以找找未来到底藏在哪里。

叹了口气，他随手抓起一个棉枕，下意识地抱在怀里，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一个又一个草根创业的奇迹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一位女主持人站在一个大型活动的开幕仪式现场，眉飞色舞地介绍着：“我们的黑马创业大赛，就是为了挖掘未来的商业骄子。凡是最终进入前十名的创业项目，都可以获得三百万的天使启动资金，冠军还可以……”

阿信关上电视机。

整个时代都这么激动人心，怎么就他感到疲乏和无力呢？

傍晚时分，大福提早下班，和阿飞一起回来了。

“知道你来了，我们得好好喝一杯呀！”阿飞拎起手中的热菜和啤酒晃了晃。

阿信伸出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朝阿飞挥了挥，然后又深陷进沙发。

大福瞧见，稍微清清嗓子，说：“晚上阿飞请客！这小子今天一口气卖了八台净化器！”

阿飞瞄了一眼沙发，以一种谄笑的声调说：“该我请，该我请！”

听到啤酒，阿信的兴致稍稍浓了。他想到人的缘分也真是奇妙。他跟大福在文理两个学院，依然雷打不动地变为最好的朋友。阿飞家在南方的岛村，照样住进了这里，成了最后一个房客，也成了阿信 LOL 的革命战友。

其实刚见到阿飞时，阿信并不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因为他浑

身散发出一种贼灵灵的感觉，如同一条漆黑油滑的黄鳝。但相处以后，阿信发现，这种贼灵灵，放在别人身上就是鸡贼，可在他身上却变得越来越得体，越来越恰当，甚至与他的朴实笑容浑然一体，让他只记得阿飞是个机灵健谈的人。

何况，阿飞还极会卖东西。他一边读着自考的人力资源专升本，一边在瑞士空气净化器的直营店当销售。他洞悉这座城市PM2.5天天爆表的数据，钻研着顾客的心思，还卖力地去学习各种售卖技巧，于是机器卖得飞快，他的提成也节节高升。

阿信想，两个人最终成为朋友，有时跟性格心理学根本不沾边，就是一种自然现象。

“什么菜这么香？”淘淘从房间里蹿过来，鬼符般的彩脸凑在餐盒旁，把一片蒜泥肘子吸进嘴巴，情深意切地说：“过瘾！”

“啪！”摆着饭菜的大福抽了淘淘一下，说：“洗手了吗？”

这个夜晚，从海阔天空的交谈起航，很快就驶入了酒的海底。阿信隐约记得有谁提过“英雄联盟”，还有谁嚷嚷着“我们都是单身狗”，但那两句话稍纵即逝，像水中的回声一样难以辨认。他记得的，是整个房间都飘浮着橘色的酒液，所有人的身边都围绕着美丽的泡泡。

之后的几天，陪伴阿信的都是科幻小说。他把旅行箱里的衣服移开，把压在箱底的五本科幻小说全都拿出来。他窝在沙发上翻着书，像个时空跳跃者，从一本书的情节翻到另一本书的情节。对他来说，每个故事他都能如数家珍。而阅读，也总能带给他慰藉。

上小学时，阿信就是个科幻迷。科幻殿堂里仙逝的大师们看着他一点点长大。他有种能力，能在眼花缭乱的科幻故事里准确地挑出最好看的，然后在课间的时候，讲给围在身旁的男孩子们听。还有几个女孩在不远处，不想远离，也不愿靠近，眼神里闪烁着矜持的好奇。

无论是阿西莫夫、凡尔纳、海因莱因，还是克拉克、威尔斯和田中芳树，阿信总能感觉到他们书写的光辉照亮了自己，让他觉得身处穹顶之下并不孤单。更重要的是，科幻故事中，总有一种对已知人类文明的新的想象和扩展，革新者的形象常常站在故事的大地上，这让阿信着迷不已。带来革新的角色就是以惊叹的身姿和卓越的智慧，升级人的认知，并将其带向一个更加辽远和深邃的区域。他觉得自己的创新意识就是从这里启蒙的。

慰藉之余，阿信也在找未来。可未来既不在下一份求职简历上，也不在老家父母可以托关系的那间旅游局科室的茶杯里，更不像逃进了宁谧的大学校园中。

未来怎么就不能现在就来呢？阿信纳了闷。

一天下午，阿信百无聊赖地在客厅找橘子吃，却只找到了一张橘子皮。旁边，散着几张销售名师演讲的光盘。他朝自己冷笑一下，把光盘放进机器，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心想：也许他就是去路边摆个小摊的命。

光盘开始转动了。果不其然，演讲者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嘴巴里的套路让空气里大放阵阵信息的礼炮，硝烟滚滚。阿信窝在沙发上，看了两眼，就转过身去。他觉得此刻也许能在烟雾缭绕的催眠中打个盹。

但没过一会儿，他就坐了起来。

“什么是生意？”演讲者癫狂地喊出，“有需求就有生意，有需求就有能卖的产品，每个公司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需求而诞生的……”

“需求”这个词，在阿信的脑袋里亮了起来。

阿信记起，有次雪豹公司组织的酒会上，一位影视公司的来宾向他的同事们抱怨，好故事是如何如何少，他们的项目部门天天都为此绞尽脑汁。而就在那个月，一部根据豆芽网站上的小说改编的轻喜剧电影，却取得了六个亿的票房，尽管电影的男女主角当时都是没名气的新人。这篇小说的作者还在读大四，是第一次在网上写小说。

这就是好故事的力量，阿信想。

他的脑袋在这一刻被彗星撞了一下。他猛然想到，这几年中国的影视行业开始慢慢崛起，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遍地都是，而这一切的欣欣向荣，都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需求。

好故事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创造性的产品呢？好故事为什么就不能成就一门解决需求的创新生意呢？可生意能一个人做吗？阿信不断反问自己。

有次中国企业家领袖马侯去阿信的学校演讲。讲到办企业时，他提到的最重要的词之一，就是团队。

他盯着电视机，耳畔回荡着淘淘在房间里龇牙咧嘴的笑声。他灵光忽而一闪——

一个善于营销的三线主播。一个慈悲为怀的白胖码农。一个贼不溜秋的金牌销售。

扑哧一声，阿信被自己的联想能力逗乐了。可细想一下，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组合吗？

他环顾着乱得有些瘆人的客厅，心想，这哪是一群单身狗的狗窝啊，这分明就是一个伟大公司的摇篮呀！

阿信看到，眼前是一片未知的大陆，无数的新事物在地面上奔涌、碰撞和融合。他觉得心有哪吒，风卷火起。在更深的地方，还有一个声音回应着，那就是他还活着。思想就这样一直无声地狂舞着，熬到了大福回来。